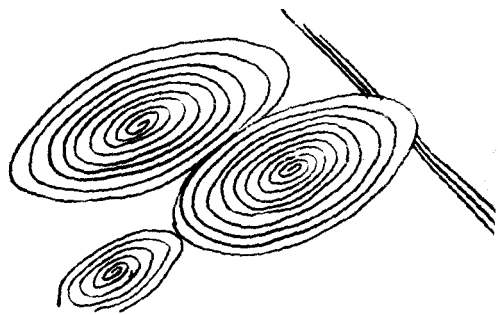


原
甸

香港风景线



责任编辑 陈俊年

扉页尾花 林 墉

封面设计 曾昭仁

苏家杰

香港风景线

(花城丛书)

原 创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37×1092毫米32开本 5.75印张 1插页 35,000字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261·27 定价 0.50元

序

易 征

前年紫荆花盛开的季节，我在广州白云山庄结识了这位来自赤道线上留着小胡须的壮年诗人——原甸。那一次，是他第二次来到广州。在此以前，我在星马和香港出版的报刊上经常读到他的诗作，就象哺育他长大的炎热土地一样，那些诗篇是火辣辣的，而且时常夹带着一阵阵椰风海雨。我们初聚在夏雨后的白云山上，彼此都感到新鲜，好奇。他见面的第一句话是：“易征兄，我在香港是卖沙爹的。你信不信？”那语气非常率真。沙爹，即沙茶牛肉的简称，是星马、印尼一带著名的风味小吃。原甸每天要卖三百串沙爹，才够家小糊口。从进料、升火、泡制到售卖、结账，都是他一个人单干；铺面只有三四个平方米。每天上午，读书，写诗，下午卖沙爹，日日如是，风雨无

阻，原甸就是在那弹丸小岛上的一角，如此奋斗长达十多年的。除了每天在渡口匆匆过往的人群以外，陪伴他的只有那寂寞的渡轮。他在低吟。那调子，单调中带着一种负重的深沉：

我和渡轮
同样的寂寞
我守着一个
热闹的沙爹档口
在渡口的一侧
日日看着渡轮
来来 去去
又开 又泊
久了久了
我和渡轮
友伴两个
她靠岸了
向我招呼
我向她颌首
但我们没有话说
我们默默
因为渡轮很忙

我也忙着
都为了——
生活

不错，在香港那样的商业社会，生活的重压是难以言喻的。升斗小民能够站立不倒，已属不易，何况要顽强地写诗！

而摆在我案头的这一部《香港风景线》诗稿，的确确实，就是这位“沙爹诗人”在生活苦闷、寂寞的夹缝中真实动人的香江写照和心灵呼喊。

细品原甸的作品，使我首先觉得，它的可贵处是诗人具有十分强烈的正义感。原甸自幼浪迹海外，烈日，风霜，胶林，锡矿，街头的露宿之夜，野外的苦涩咖啡，真是风飘絮，雨打萍，捱过了漫长的颠沛流离岁月。前年在白云山里短短几天相聚，他那孩子般手舞足蹈的快活身影，总是在我眼前闪动。然而他唱道：“你看我嘻嘻哈哈谈谈笑笑多愉快，你知道我心里沉沉重重忧忧郁郁多悲哀”（《我的童年》）。他来到广州，看到中国的大好河山，看到中国的簇新变化，看到一张张亲热的笑脸，他真的

哭了，真的舍不得走了：

你看白云山的云
步步劝，步步阻
似是对客人说：
“多住，多住！”

白云山的云
是多情的云
客人起程了
它牵袖绕足

我伸手摘一片云
往皮篋内塞入
带回家去
把它永远留住……

不是山里的白云真个有意，而是诗人对我们的国家委实情深。他“伸手摘”去的何止“一片云”，他采撷的是神州的温馨，亲人的笑靥，山花的芬芳，米酒的香甜和远方来客情怀的欢畅！他离开广州回到香港以后，很快给我们寄

来了一篇题名《中国，愿你富强》的新作。在这首诗里，诗人狂欢地呼喊：

中国
我在看着你啦
我在摸着你啦
我的童话 我的梦境 我的星座
中国 你亮在我的泪珠里

诗人怎能抑制心的大潮呵！因为他看到中国“深深的皱纹，把一切光荣与耻辱刻着，把一切胜利与挫折刻着”；他深知中国有苦难的过去，幸福的今朝，更有三倍辉煌的明天！他从海外来，腕上虽然戴着 Rolex 手表，肩上虽然挂着 Canon 照像机，但使他真正骄傲的是：

我的中国的兄弟
在我们赤道上的日子里
一支英雄牌的墨水笔
令我们羡慕不已
一切“中国制造”的标志
都令我们激动

都令我们骄傲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
曾是没有洋火的国家
但中国开始丰满了……

这就是原甸一九七九年八月那次来到中国后的第一首诗。当我们剪除“四害”以后，诗人更是兴高采烈地写下了《中国要开始一个新的时代》、《葬礼》、《开封府外的鼓》等许多充满战斗热情的诗篇。他衷心祝愿“颗颗心灵碰撞，发出愉快的声响”，他欢呼“中国，要重新整队，重新出发……中国，要开始新的工程！”诗人身在海外，心是那样地贴近中国：“中国病了，我们都问——中国痊愈些么？中国消瘦了，我们都问——中国健康些么？有天灾了，我们都问——中国饥饿么？有喜讯了，我们都问——中国快乐么？”这真是一副烫热感人的心肠。

诗人是爱中国的，是爱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的。

诗人的脉搏和我们一起跳动。

读原甸的诗，我们还可以获得一个很鲜明

的印象，这就是它的率真、透明而毫不矫饰，奔放、热烈而并不失之浅薄。即使在他许多抒写日常感受的作品里，我也似乎既看到了他那少年型的心高气盛，又看到他在严肃而沉实的思考。有些题材，看去很细小，但诗人往往能于细中见大，浅处掘深。当诗人听见有些少女居然旁若无人地使用粗言烂语的时候，他写道：“我首先要用最粗野的话骂你——这个社会！”（《粗话》）当诗人发现自己前额出现了第一根白发，他思索些什么呢？——

该问该问

白发 什么是你的根？

白发 什么是你的土壤？

——是众人的命运？

——或是一己的忧伤？

——《写给我的第一根白发的诗》

问得深刻。我觉得，世上的人们倘都能这样问问自己该有多好。这不是平白如话而又颇富哲理意味么。诗人在《香烟与我》这首诗里，说他“每天要用千吨的意志与烟作战”，那原因并不

在于“恐怖的癌”，而是在：“人的意志，不能缺课，其中最重要的一门课程，便是：考验！”这意义显然超越了“香烟与我”这个命题的本身。诗人写《伞》，也很有趣而与众不同。伞，本来是个好东西。记得我小时候在《申报》的《自由谈》上读过一首写伞的小诗，那印象一直很深。它说：每个人在雨中都有自己的一片小晴天。伞，在我的心里总是可爱的。但诗人却把伞视作“奴才”，因为伞只能“遮护单一的身躯”，而且在台风来时会“高举手臂”，“折了骨”，把主人出卖。我们自然不会理解成诗人真的在咒骂伞，他是在借伞喻人。原甸的诗，长处也就往往在这里。他常常不停留在对事物表象的描绘。某些客观事物，到了他的笔下，往往会变作一种思想的催化剂，一种感情的激素，一种诗意勃发的导火索。虽然并不是每一首诗都如此，但他很注意诗的抒情特长和言志特质，这是很可贵的。特别是在香港那样的社会，要寻得一首真诗，谈何容易！诗人为此，该是多么激愤难忍。他那篇《我们的诗死了》，写得何其逼真有力和感人。你听听：

我们的诗死了

死在黑色的囚室里

死在检查官的利剪下

我们的诗死了

死在电视机前

死在“功夫”的拳头下

死在造爱的镜头边

我们的诗死了

死在武侠小说的剑锋上

死在言情小说的泪水和唇膏里

死在新潮音乐的噪声中

我们的诗死了

死在踏踏的马蹄下

死在汪汪的犬吠声中

死在四重彩、六合彩以吨计的表格
下

我们的诗死了

死在银行的电脑计算机里

死在昂贵的房租单上

死在象债券一样的

学费、电费、水费和医药费的

雪片似的单据中……

这是一曲真实的、不可怀疑的、震撼人心的诗之哀歌。诗人悲痛于那个社会对诗的“白眼”、“嘲笑”和“压迫”；诗人为“断了的琴弦、哑了的声音”哭泣，然而，诗人敢于面对那惨淡的人生和现实，追逐他那日夜为之神往的缪斯：

我们的诗呵
你是赤着脚来
你是流着汗来
你是晒着阳光来
你是披着风雨来
我们的诗呵
你是一路流着血来
你是一路呐喊着来
你是一路战斗着来
你是一路厮杀着来……

我们听到了诗人的叹息、愤懑；我们更听到了诗人在不屈、抗争的路上默默前行的足音。眼前，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个留着小胡须的壮年汉子，正在香港中环码头边的小摊档里，忙碌地烧烤沙爹。炎人的烈日，淋漓的汗雨，呛鼻的

油烟，熙攘的人群……一个朋友走过来了，笑着问这汉子：“哈，你既然有个档口卖沙爹牛肉，何不索性也卖诗集？”汉子摇摇头说：

“吃沙爹牛肉的顾客，不看诗的！”

啊，多伤心的回答！然而，他没有放下诗笔，他赤着脚，流着汗，晒着阳光，披着风雨，在呐喊，呐喊。

隔海遥望那一片诗的沙漠，啊，我终于发现了那一颗颗金色的光点……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八日于
春雷乍响细雨纷飞之中）

目 次

序.....	易 征
--------	-----

第一辑 我们的诗死了

诗的宣言.....	3
我们的诗死了.....	10
涂香港.....	15
我不到三十.....	20
春.....	28
我赞美绿.....	30
明日之歌.....	33
有一本诗集卖我七十八块.....	43
写给我的第一根白发的诗.....	47

第二辑 沙爹与诗

沙爹诗人自画像.....	53
我是贩卖者.....	58
沙爹与诗.....	60

月的甜和咸.....	62
我唱.....	64
赌的速写.....	69
香烟与我.....	73
我们也有爱情	76
粗话.....	78
日历飘飘.....	81
挤.....	85
十年激烈.....	87
翻身.....	89
我要时间.....	91
镜子.....	95
掌声.....	98
失眠者说	102
沧桑记事册	106
伞	112
遗产.....	115

第三辑 白云山抒情

白云山抒情	119
中国要开始一个新的时代	123
红叶题诗	130

北海泛舟	133
喜箭	136
祭	139
开封府外的鼓	144
葬礼	148
说一声：再见，沙爹！	152
渡轮	155
拳	158
中国，愿你富强	162

第一辑

我们的诗死了

